

## H 浮世绘影

# 一枚花菜的微笑

■ 段万义

一枚素色花菜跌落在我眼前，让人心生些许怜惜与尊重。

我想，这枚花菜是有它的位置的。于是，拾起想放回原处，当抬头时，见菜摊上的菜码放得井井有条，落下的花菜使之留下一个空档，像木桶上缺了一块短板，又如孩童换掉的牙从空隙中调皮逃脱后的境况。

作为摊主，卖菜阿姨微笑着对我表示了谢意。一枚小小花菜的偶遇，让几乎不进菜市场的我关注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普通女性。她身上的围裙最抢眼，上有两个附件，一是胸前镶有的布口袋，边沿比其它方位明显旧些，大概是掏钱装钱所致，后来印证了我的猜想；一是右侧缀有一沓可降解塑料袋，只要身体动，袋子便跟着舞起来，舞成了朴实的节奏，像极了北方农民别在腰间，成为劳累后最大安慰的大烟袋。阿姨衣服外所戴的彩色长手袖齐了肘子，看她一向比较注重卫生。在交谈中，无意中发现她脚穿着一双泛白的红塑料雨鞋，旧得有点令人心酸。

我让爱人买下她的一些蔬菜，当然包括那枚跌落的花菜。

由于我的再三请求，卖菜阿姨答应了我随她去体验进货的过程。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我和阿姨坐上了她老公的三轮车。湿风冷冷地打在我被车子抖上抖下的身体，像要将我搅成一滩黄泥，似贴非贴在车厢，随时都有可能把我甩出去。朦胧的路灯掩盖了我的姿态。熬过半小时后，我们终于站到了一批批发市场早已灯火通明，忙碌的装菜身影在不时晃动。他们为了此时正在酣睡中人们的生活而忙碌着，同时也为讨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着。阿姨轻车熟路，选菜、问价、装车，一连和好几家供应商打交道，很快完成工序，微笑着喊她老公发车。不过，在回来的路上，她嘴里轻声念到“进价越来越贵呀”。我无意关注菜的价格，倒是想到她每天如此艰辛的跋涉，正如她自己所言“连病都没有时间”。然而，她迎着黑夜的风讲过一句话：我们有我们的辛苦，大老板也有他们的难处，还不如乐观一点。

大约五点多，小三轮终于稳稳地停在了菜市场的一角。我忍不住帮忙提了两捆，轻轻放在她的摊位旁，尽量不要添乱。阿姨很麻利地将菜分门别类，像我将书籍归类整齐地放在书柜一样用心。码好的蔬菜红绿相间、黄白各异，除了刚进的新鲜菜，还有自制的腌菜、辣酱等。阿姨勤劳肯干，将菜摊打理得妥妥当当。她擦了擦洗好的手，爽朗地说：“可以开张了。”看着她微笑的神情，我也跟着舒了一口气。

六点过后，陆陆续续有光顾的买主。阿姨的精神劲又上来了，始终微笑迎客，像人见人爱的朝阳。七点左右，市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意味着她又要忙起来了。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姿，我不禁想起了“母亲”二字。身为母亲，她似一根负重的扁担，一头是即将结婚的大儿子，另一头是正读高中的小儿子。

市场内的嘈杂声似乎淹没了我的思绪。阿姨也顾不上和我聊天了，她忙得恨自己分身无术。不断地将称好的菜迅速装进从围裙上扯下的塑料袋内，然后奉送到顾客面前。这一批仿佛扯起了希望的帆；这一装，似乎装进了生活的味。有时够不着最外边的一排菜，便请顾客自己挑选装在她顺势过去的电子称托盘里，然后尽可能伸长了手接过来称重。如此简单重复的事情，阿姨干得风生水起，不得不令人佩服。阿姨告诉我，上午要一直守到十二点左右，下午四点左右开工，待到大概晚上七点半才结束一天的营生。

那天直到上午九点左右，阿姨才将自备的保温瓶取出，里面装有作为早餐的泡饭。时而有人过来问价和买菜，阿姨的饭无法一次性吃完，而是有一口没一口地进行着，甚至有几次是嚼着饭跟人交谈的。阿姨放下饭碗，又端起它，不知重复了多少次，饭可能凉了，不会吃下后影响肠胃吧？

爱人又一次在阿姨那里买了花菜，听阿姨说它可防癌。花菜经过烹炒后，在餐桌上微微升腾起缕缕热气，而后满足了味蕾的渴望，仿佛便有了滋味生活。此时，想起了卖菜的阿姨。她犹如花菜，似花绽放，虽然只露出浅浅的微笑，但着实朴素而灿烂。

时光如白马过隙，我第一次进学校启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国家已经安定，这间乡村小学纳入海口的国家教育系统，号称海口市第二十三小学。

这所小学设在龙昆下村庙里。庙前有一大片空地，西侧有一株巨大的榕树。榕树西边一口小池塘，池塘再往西便是海口罐头厂厂房。那时节海口的庙宇是有规制、讲气势的，不像后来重建时潦草应付的样子。村庙有两进，进门有麻石铺就的台阶，跨过门坎后是宽大的前厅，走过大厅，抬头可见天井。天井铺的也是麻石，从屋檐滴下的水在麻石上凿成了洞，由此可见这座庙的历史是有年头的。

天井两旁是厢房，住人和存放杂物的地方，最后的大屋安置菩萨。海南人拜菩萨比较自由，爱谁谁，拜张蹇、丘濬的都有，也有不知来路的，比如泰华公。曾问膜拜者，他们再三翻白眼说不清楚。总之是神职人员三公的主意，三公说这神合适，好，就迎来了。下村庙里坐堂的是关公、周仓一千人马。那时的塑工比现在虔诚、认真，关公周仓等神像仿真人大小，做工精细，穿绸衣，握长刀，眼里有神，逼视前方，威武雄壮，活灵活现，让人油然而生敬畏。

当年的二十三小是全日制小学，二三十人，基本是龙昆上、下村

# H 流年剪影 庙堂里的学校

■ 惠崽

的子弟，另外还有一些像我这样与乡村没关系的小孩。我们坐在关公面前，吱吱喳喳，也算热闹。学生体型相距甚大，年龄更不相近，有结了婚的女人，有媒婆四处为他张罗的男人。那时考试严格，不及格是一定要留级的，一个小小的男孩，听说已经读四年一年级了。那时在乡村小学，逢三进一，逢四进一的学子不少。我们这些青年、少年、儿童分成两个班，一班一年级，一班二年级；老师只有一人，一位又高又瘦的男子；先生脸朝东讲一年级的课程，脸向西讲二年级的课程，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两边吆喝，两边骂人，左右逢源的样子。学生再不听，他会用教鞭敲打神庙柱子，邦邦作响，这是要动手打人了。大家都怕，在校挨老师打，回家父亲还得接上打一顿的。

我刚入学时遇见麻烦，不会拿笔，写的“8”字笔头跑到本子外，笔

划还顺不过来，非得要一张很大的报纸才能把“8”写完，足以证明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料。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得早，我出生刚半年他就去世了，母亲不识字，兄姊们自顾不暇，没人管我。好在其他同学比我好不了多少，一位胆大的同学闲极无聊，问老师世界上哪个字最难写，先生那天心情还好，在黑板上写下“劳”字，学生惊叫起来。“劳”字的繁体远不是汉字里笔划最多的，先生认为是，那就是了，高矮不齐年龄不一的同学们惊叫起来，哟！

哟过后学们还是无聊，胡思乱想接着发困，关公、周仓一千人马活动起来，吹胡子瞪眼，舞刀弄棒往下走……学生中只要一人惊叫，立马有人领悟，接着所有人魂飞魄散，争先恐后哭着喊着往外逃。先生脸色煞白，喂喂喊几声没人理他，先生再四处张望，最后跟着跑，他人腿长，总是最早到达庙外院子。

庙外也惊慌失措，卖小零食的女人端起箩筐连滚带爬，杨桃、桔子、姜糖、辣椒盐洒落一地。

我是唯一没离开座位的人，我目送同学们仓惶奔跑，再回头查找原因，什么事也没有，他们跑什么呢？不是我有定性，不是的；可能是不曾有人对我进行神鬼的启蒙与教育，我只知道神不是泥就是石做的。我不能自己坐在空空庙堂里，也跟着出去了。田里做工的农人赶回来，他们不靠近，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观看，面带笑容。很容易解读的笑容，附近玉沙、博义、盐灶、八灶等等九个村寨，咱龙昆下村的公最灵了！

不到半年我退学呆在家里，秋季开学，妈妈让我到第九小学去。

没有多久，觉悟的龙昆村村民送关公一人下海。那天上午学校操场锣鼓喧天红旗飘舞，菩萨被人抬出来，放在现在龙昆北路和龙华路交叉点的桥上——那时是一座木桥，桥下是下村河——下村河水湍急，翻着旋涡向海里奔腾。关公周仓一伙在水里载浮载沉渐行渐远……河边有一条二三百米小埂，二十三小的学子们手舞足蹈，在小埂上奔跑送行。我们当时可以看到菩萨们进入琼州海峡，勇士们红色或黑色的战袍，在河水海水混合的浊黄里一涌一涌地鼓动。老年人说，关公带周仓上天了。

## H 诗路花语

## 原始的信任

■ 臧棣

风暴过后，凡好的那一面不妨交由小小的海鸥来协调。沙滩必须足够美丽，这样，涌动的海浪才不会

急于一个教训。没什么好比较的，就好像你最常用的底片是大海的影子。没有人知道沙子信任的是什么。

沙子比我们拥有的最深的信任还原始。而你仿佛并不急于回到原始——无论我们的肉体里承受的黑暗如何暧昧，至少我们留在沙子上的脚印是可爱的。且没有例外。

## 唱词

■ 郑南浩

斑驳的挂钟俨然一座庙每天进贡一次自己作为祭品我无处安放自己的灵座睁开苦棘树上蝙蝠冷飕飕的双眼力不从心配合好蜥蜴的心跳有时候还要练习壁虎的漫步

太阳升了又落了又升的后面是一座庙天空中云状的集市下面也有一座庙道士手舞足蹈念念有词打劫祖先的神龛

灵魂逃逸的村庄装载虚拟岁月把一瓢铅华舀起还是虚拟月光和微笑早已被盗墓者抢掠一空我同样被抢掠一空在多云转晴的巷口看见了一辈子在三个屠夫吊嗓子的唱腔里被安排游走一起

## 与雪有关

■ 陈海金

话题一回到故乡时光的碎片就纷纷扬扬飘落遥远有多远一张褪色的照片只能以片片思念解读关于漂泊行囊是一弯残月掰下一片就能照见袅袅的炊烟篱笆墙柴堆再掰下一片老屋越来越矮母亲的皱纹越来越密父亲的几声咳嗽震得一个归期摇摇欲坠

## 在海边有一个梦

■ 李春阳

我想许下一个愿望在蓝色的海里。那里有礁石有长鲸，有海鸥还有不知道的梦想我要把所有的忧愁写成一句诗，我要大声地念出来让它在蓝色的海风中飘荡我只想留下包容、理解和平静

我想在海边饮下一杯浓酒我希望这酒是村里的老农自酿的它还有着土壤的味道这份厚重将疲劳、辛酸洗尽仿佛又回到了奔跑的起点我要闭上眼睛对远方的星辰唱一首古老的歌曲歌声里有着村庄、大地还有门前的那条狗



《问道修为》(书法) 张晓东

## H 草木芳华

## 树 佛

■ 王锡钧

在琼海石壁镇下朗下村村口公路右侧十几米处，有一棵谁也不知道多少岁数的古榕树。树高数丈，树身几人合抱不过。在那树干顶端，枝桠分叉处，生出无数各种形态的气根。那气根大的如牛腿，小的如人的手臂，更小的如长条妙蔓的蟠鱼。它们顺着树身向下累累垂垂，有的直着伸，有的斜着插，有的曲着窜，互相盘缠，互相牵扯，组成非常独特的气根网络。转看树的另一面，那气根却是另一种形态。几条气根，以庞大的躯体，从枝桠分叉处生出来。气根中间凹成一个U形槽。槽的两边是鱼棱般凸现顶上到地下均是这个形态。这成槽的气根，以其U形两边鱼棱的凸现，更显其气根“气”的张力。可以说，这古榕的树身，就是庞大气根家族的组合。听村里人传说，这棵古榕，原先是攀援着一棵什么树生长的。经年累月，榕树以其庞大粗壮的气根，把这棵树紧紧包裹着，最后将其绞杀而死。而榕树吸其营养精华，更加挺拔，更加苍郁向上长，高大得成为周围附近众

树之王。还见在树身顶上及树身半腰，在那气根纠结造成的凹处或空隙，长出一摞摞缀满绿叶纷纷披披的蜈蚣藤，这是鸟儿在此啄吃蜈蚣籽留下的杰作。这纷披的蜈蚣藤，更增添了这棵古榕树苍老的神韵。由于这棵古榕，树高且枝繁叶茂，每天晨昏，常有黑色、灰色的小鸟，藏于枝叶间，穿飞跳跃，啁啾鸣叫。它使古榕在苍老中演释不老的生命气息。

这棵古榕，以其奇特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万泉河中游河岸上一处罕见的自然奇观。人们每每路过或车过其处，总是止步或下车，仰头欣赏，久久不肯离去。人们惊叹，这古榕怎个长出这般神态？我想，这是大自然的造化，是日月星辰晒、洒、沐浴及其狂风暴雨洗礼而孕育出的树之精灵。用下朗下村村民的话说，这树是老而成精，久而生灵，已成为护村的神树。以至谁都不敢亵渎它、冒犯它。它站在历史的风雨中，已站成为树中的佛了。佛以树而显身，赐给自然与人的和谐。你欣赏它，便有了一种感悟，一种如何善待自然的感悟。

他还会弹三弦琴，经常给学生排练节目。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等父亲放假回来，我依偎在他身旁，听他边弹边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我们四兄弟如今都很喜欢听歌、唱歌，也许是遗传了我父亲的音乐基因。他和很多文昌人一样喜欢排球，年轻时还打过4号位主攻，中年后改打二传，二传的技术很娴熟，不仅能传出4号位的强攻，三号位的快球，还能背传给2号位的进攻。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的父亲。

1948年秋，父亲初中毕业后不想再念高中，就回到乡公所学校即福昌小学执起教鞭。解放前乡公所学校的老师是不发现金工资的，父亲每个月拿到的薪酬是两斗大米。次年便与我母亲完婚。母亲是奶奶在父亲5岁那年给他订的娃娃亲（海南本地人称为“送槟榔”）。父母至今共同生活了66年，生有我们姐弟5人，一直相亲相爱，相濡以沫。

## 我的父亲

■ 梁栋

当上老师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职业，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钢笔字，由他任教的语文和算术课倍受学生喜爱，此外，他对音乐、体育的教授也有颇心得体会。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父亲的这些情景，我都会潸然泪下！如今我们的生活好了，可父亲省俭持家的习惯却没法改变，有时也令我们很无奈。

如今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工作都很忙，难以时常伴在他身边，心中很是愧疚。但愿辛苦了一辈子的父亲能乐享晚年，也祝愿我的父亲健康长寿！

## H 动物档案

## 猫和兔子

■ 严敬

成年的猫和兔子，几乎可以做朋友，从身量上说，它们差不多大小，如果眼神不济的话，它们足可以把对方当成伙伴。它们在一起，将会相安无事。

但这两种动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肉食者，一个是素食者。

一只大兔子与一只小猫在一起，没有什么险情发生，一只小兔与一只小猫在一起，也没有太多故事，但一只小兔与一只老猫相处，则十分危险，因为老猫会把小兔当作老鼠吃掉的。

猫的鼻子也灵得很，它从一溜房屋走过，把短鼻子放在风闻里一闻，就知道谁家养了兔子，它凑近屋子嗅嗅，哪只母兔正在打洞，准备生下小兔，它心里也有了底。

接下来，它就数日子，小兔出生了，小兔长毛了，小兔要出洞见世面了。这一切都在它算计之中。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突破主人的防线。主人的一扇木门足足以把它挡在

屋外，使它无法接近小兔。它蹲在主人家门口不远的暗处，耐心地等待。它了解这家主人，是勤快的庄稼汉，但有时丢三落四，就是说，这家主人做事不太严密，尽管他出门总要将屋门掩上，但出门一百次之中，肯定会有一次他忘记了掩上屋门。猫等的就是这一次。

机会真的来了，这家主人跨出门槛，习惯性地带上屋门，他认为屋门在他身后掩上了，其实，门和门框并没有合上，中间留有一道缝隙。不等这家主人走远，猫一跃而起，向屋门口射去，它用前爪轻轻推了一下屋门，屋门顿时裂开更大的一道缝，它挤进去，不须用眼看，它就知道一只刚出洞不久的小兔，正在主人家床底下玩耍。小兔开始浑身颤栗，它也知道，这个摇着尾巴、无声靠近的家伙，不是它的妈妈。

猫还想做第二趟生意，盘算过一两天富裕的日子，但兔子们都躲到洞里去了。它在洞口守了一会儿，不见有胆大的小兔子出洞。此地不能久留，如果被主人堵在屋里，将万分危险。想到做到，猫起身快速溜出屋门。